

刊叢料史代現

捷克問題之解決

汪家禎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135

現代史料叢刊

捷克問題之解決

汪家禎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拾叁日 文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35473.1)

現代史料叢刊 捷克問題之解決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汪家禎

發行人 王長沙雲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重慶、成都、西安、南昌、金華、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李家超)

弁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夏，外子奉政府命，赴德出席國際道路會議，及參加德水利專家恩格斯氏爲我國舉行之黃河試驗，余因偕行。留歐凡六閱月，歷大小十餘國，舟車之暇，偶爾涉筆，積日累月，綴以成編；惟是取材凌雜，文筆蕪陋，本不敢出以示人，徒以斯行之機會難得，沿途之見聞頗多，雖紀載所及，僅限個人，然各國之風尚習俗，可窺一二。爰付梨棗，藉省抄胥，管窺蠡測，幸大雅弗譏焉。

懿 凝

目次

一	導言.....	一
二	捷克的過去和現在.....	九
三	捷克的危機——少數民族問題.....	五七
四	蘇台德黨的歷史.....	一〇七
五	捷克問題的背景.....	一二一
六	捷克的國力.....	一八九
七	捷克的前途——和平戰爭.....	二三〇
八	捷克問題的經過.....	二八七
九	捷克問題與遠東局勢.....	三〇七

捷克問題之解決

一 導言

(一)

目前的世界正處於動盪不安的情勢之中。每個稍有知識的份子，都知道未來的戰禍，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同時也知道，在現代進步的物質科學之下，要是戰爭真是爆發的話，戰禍的慘酷一定會超過以前任何時代的戰事：不特千萬身強力壯的青年壯丁，會毫無代價地流血埋屍於疆場之上，恐怕居於後方的數目更多的婦女嬰孺，在空襲的威脅之下，也將輾轉流離，粉骨碎身，死無葬身之地！西班牙的內亂和我國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不過小試其端，具體而微。然而這一種很平凡的認識，每個人祇須本於個人固有的良知和常識便可以得到的，卻挽回不了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危機。

這是現代最大的悲劇。

從思想的見地言，歐洲大戰以後的時代特徵，便是理想主義的沒落，是『強權與實用政治』（Macht und Realpolitik）概念的復活。其反映於國際政治上的，便是各國（尤其是戰勝的國家）對各種『現實』政策的堅執。各國的政治家相信國際的調協是空談，國際的合作是高調；他們相信國際關係，只是單純的武力對比的關係；他們希望用了本國優越的武力，消極方面便可防止想像中敵國的進攻，積極方面更可作為稱雄制霸的根據。於是，盡瘁於設立國際聯盟的威爾遜，雖為巴黎的人民歌頌為拯救衆生的基督再世，而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英法當局，卻在一旁冷笑，把他看做好高騖遠迂闊不達事理的老學究。講實際政治的結果，便是大名鼎鼎的凡爾賽和約的簽訂。在當時，戰勝國的貴人們或者以為天下事從此大定，然而以武力與自私為根據的現實政治，它所造成的秩序與安定，只有短短的幾年功夫。今天我們就不免自食其報了。

遠之如法西斯國家的興起，近之如日本向我國的侵略，如果我們觀察深刻一點的話，可以看出都是戰後反動的現實政治的後果。法西斯主義的根據，不外乎暴力的崇拜和出於自私自利的

無限制的向外擴張慾；在國際道德水準低落的情況之下，恰好供給了他們一個自由發揮的機會。嚴格的說，這兩個根據，其實豈不也就是現在那些號稱爲民主國家的政治家所奉爲圭臬的原則麼？所不同者，一個是赤裸裸地不假粉飾，有時且用此爲恫嚇他國的工具，一個是還想用外交的詞令或政治的術語來加以掩飾，裝成溫文爾雅的模样而已。日本對我國的侵略，也是這種國際的實際政治狀況下必然的結果。日本的對華侵略，有她一貫的大陸政策，少說些也有五十年歷史了。她的狂妄的侵略政策，平時只受兩種勢力的裁抑，一是我國的日漸有力的民族主義，一是國際對於日本所加的各種壓力——從具體的門戶開放政策，各國在華權益的相戒不得侵奪起，以至抽象的國際條約的尊重止。然而，在實際政治之下，各國所採的原則，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大家利則居先害則爭後，盡力設法躲避他們在道義上以及因道義上而生的實際上應該負的責任。他們的怯懦助長了侵略者的兇獍，使侵略者更得爲所欲爲。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把好幾個爲國際和平及秩序所繫的條約，都毫無忌憚的摧毀了，然而列強仍舊獨善其身的不敢作嚴正的表示。這是列強的現實政治。一直到我國挺身起來了，一方面爲求民族的生存和解放

而戰，一方面也是爲全世界的和平與秩序而戰；我們是要點起理想主義的火燄，使世界能夠走上了一條光明的大道，而講實際政治的列強，至今還在畏縮，逡巡，猶豫，連道義的同情都不敢充分的表示，深恐侵略者生氣！

實際政治愈盛行，侵略者的氣燄愈梟張，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如果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美、法能夠以嚴正的立場，強力的支持國際聯盟，使日本受有效的制裁，那麼國際的正義或者不會像今日這樣成爲嘲笑，成爲諷刺的對象。墨索里尼的侵略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各有後台的大規模的自相屠殺便不會發生。在最初，各國只須一點小小的犧牲，便可求得最大的安全，然而實際政治者卻表示不情願，他們把國際義務認做書生的高調，等到侵略者的勢力已經因縱容而成長了，甚至直接與本國的利益發生衝突了，於是各國的現實政治家纔焦頭爛額，奔走不遑，求所以彌補之道。然而遲了，在劍拔弩張的情勢之下，戰爭已成爲必然的歸宿。我們也只能希望在戰後的廢墟之上，纔能生長理想主義的花朵——自然還得假定人類有懲前毖後的知慧。

性急的人，往往要問：究竟那一天大戰會爆發，如果爆發，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現在的政治科學

還不能答覆這樣的問題，即使有人答覆你，你也不要相信他；因為他不是存心欺騙，就是自作聰明。我們現在所可得而言的，世界各地已經有好幾處烽火；在遠東，我們正在與侵略的惡獸搏鬥，在伊比利亞半島，兄弟鬩牆之爭已經一年多，這種烽火，本身是第二次大戰的前哨，同時也是促發大戰的導火線。

新的烽火在所謂現實政治之下是很容易發生的。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不是就有過無數次的「危機」麼？一次次危機躲過了，但大家一口氣還沒有鬆，第二個危機卻接着又來了，最後薩拉其扶的一擊，終於揭開了前後四年的大戰戰幕。

新的烽火，這一回輪到是捷克——一個擁有一千五百萬人口，五萬四千方英里土地的小民主共和國。

(二)

捷克的所以成爲問題，真正說來也是現實政治中的產物。在國際正義完全破產的情況之下，

每個在武力上比較弱小的國家，都有受敵國侵犯的危險，殷鑒不遠，在於阿比西尼亞，捷克當然也不能例外。如果允許我們預言的話，我們敢言：捷克也決不是被犧牲的最後一個國家。

關於捷克問題比較詳細的分析，讀者可以在下面各篇文章中自己去領會。從捷克的建國，以至於將來發展的趨勢，在本書中已有了一個簡明的敘述。各篇文章作者的觀點各不相同，瑕瑜互見，好在我們所注意所偏重的還在於事實的鋪陳方面，關於結論和判斷，則見仁見智，聰明的讀者自己當然會去甄別和選擇。編者願意申述的有兩點：第一點是捷克問題的性質，第二點是捷克問題的歸宿。

捷克問題並不是捷克本身的問題。捷克國內誠然有各種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與居於統治地位的捷克族，也常有糾紛和衝突，然而使捷克問題之具有國際的重要性的，卻並不在此。造成目前局勢的真正的原因，須求之於受國社黨統治的德意志。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德國，她的不會永遠受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屈辱地位，毋寧是當然的事，只有以現實政治自諉的政客，纔會目光如豆的全看不出這一點。德國國社黨執政以後，更利用德國一般民衆對凡爾賽和約的敵愾心理，作為

培植本黨勢力的根據。因之，對外擴展成了一個最重要的國策（黨綱）。德國的向外發展當然有東西兩個路線，但在真正走上向外擴張之路以前，她必先在中歐獲得一個制霸的地位。所以在每次國社黨大會中，儘管希特勒如何的痛罵共產主義，然而他的軍事企圖，削弱法國的企圖還是比進攻蘇聯的成分要重些。奧國的合併是它制霸中歐的第一步，第二步於是便轉向到捷克來了，在這一方面，捷克的日耳曼少數民族，恰給國社黨以一個最方便的藉口。在固有的大日耳曼主義的掩護之下，德國磨厲以須準備着更大的目的：殲滅法蘭西。捷克問題即是在這樣背景之下產生的。明瞭了這一層，我們也不難想像捷克問題，將來究竟會有那一種的歸宿。

捷克居於優勢的德國的壓迫之下，即使敢於作英勇的反抗，恐怕也將如螳臂擋車，勇氣的令人欽佩，卻挽救不了自己毀滅的運命。時局的關鍵，還是操於英國、美國、法國、蘇聯等負政治責任的手中。根據現實政治的看法，在本國不致受太大的威脅以前，犧牲一個捷克來保全世界的和平，當然是未嘗不可的，所謂集體安全，所謂條約神聖，所謂國際正義，讓它同國際聯盟一道去死滅吧！大家埋頭準備，憑着耐心看準一個最有利於自己的時期，然後來一下斷然的打擊。照目前國際政治

的道德標準看來，捷克問題的如此解決，是有極大可能性的。另一個可能——這個可能的實現性，在現況之下，就非常之小——便是國際理想主義的再建立。英國、美國、法國及蘇聯無論在道德上以及在實際政策，應該負起更大更重的義務。集體的安全必須保持，條約的神聖必須信守，國際協調的精神必須擴充，侵略的勢力必須裁制——除非世界上幾個大民主國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對於國際理想主義能有深刻的信心，同調的步驟，則目前因所謂現實主義而起的國際紊亂的局面，只有益發紊亂，永無澄清之日。在波起的危機以後，終有一場空前的戰爭。

捷克的犧牲，在國際理想主義沒落情況之下，是一個小國無法避免的命運；而且恐怕其他的小國，遲早也會走上這一條悲痛的途徑。

處於弱小民族地位我們，應該取的態度當然不是失望，我們除了寄與捷克以無限的同情以外，更使我們感到一種新的責任：重建理想主義，奠定一個新的國際和平與秩序的基礎。

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是我們趨向這個鵠的第一步。

二 捷克的過去和現在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說過：『誰取得了波希米亞，誰就可以在中歐稱霸，』這句話一直到現在還是與事實相符。所以，捷克可以說命定是列強逐鹿的中心。我們要瞭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先知捷克的過去歷史，和它在中歐所佔的地理位置。在下面的幾篇文章，在捷克的光明面以外，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有關捷克國運的陰影，捷克的一些無法補救的先天的弱點。

——編者

(一) 捷克——中歐反侵略的堡壘

E. P. Green
雷 生 譯 著

一 爲自由而鬭爭的史蹟

拉德堪尼(Hradcany)巍峨的宮牆，高聳於布拉格(Praque)古城之上。這座暗灰色的，數世紀來一直當作波希米亞(Bohemia)皇帝宮殿的建築，代表着波希米亞人民累代所反抗的專制權力。歐洲再沒有一個別的民族能那樣長期和統治他們的外族專制君主，作堅持到底的鬭爭，奮

力脫去外力的桎梏，而爭取民族的自由了。在十三世紀歐洲封建時代，波希米亞原是當時強國之一。國王鄂大克第二（Ottakar II）的領土向南一直伸展到亞特里亞海，但是到了一二七八年，鄂大克第二死於哈潑斯堡的魯道夫王（Rudolf of Hapsburg）之手，人民就開始了擁護他們國家獨立的鬭爭，這鬭爭一直延長到了一六二〇年。在十四世紀盧森堡的查理皇帝（King Charles of Luxemburg）時代，布拉格已是波希米亞的首都，歐洲文化的中心地。不幸內戰就如疾風暴雨似地爆發了，長期的黑暗時代開始。民衆反抗奧地利的哈潑斯堡皇朝以及助紂爲虐的天主教底長期鬭爭，是以一四一五年焚殺所謂約翰·哈斯（John Huss）異教作爲那不吉的序幕。因爲從一四一五到一四三六年，哈斯的信徒不絕地武裝抗戰；雖然到底哈潑斯堡人的代表佔據了皇位，他的地位總是不安定，不穩固，始終也未敢把波希米亞公然置於奧地利的統治之下。一五四七年，爲了要減削哈潑斯堡王斐迭南（Hapsburg King Ferdinand）強大的權力，布拉格國會通過了一種法律，給予公民以很廣泛的民權。結果使拉德堪尼宮中的皇帝感覺到極度的恐懼和憂慮。一六〇九年，因爲魯道夫第二懦弱無能，皇家的特權也被取消，而人民的自由也就更加

伸展，更加強大了。一六一八年，便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保衛布拉格」事變。兩位素以擁戴哈潑斯堡人著稱的政治會議議員，被攻入議事廳的布拉格羣衆，把他們從七十呎高的窗戶上丟了下來。這就是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的導火線，把整個歐洲陷入毀滅和悲慘之中。但是在一六二〇年的白山一役（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波希米亞全軍覆沒，結果失去它的獨立，被奧地利帝國併吞了。

波希米亞呻吟在異族哈潑斯堡皇朝的鐵蹄之下，過了三百年茫茫的悲慘的日子，農民受到在西歐無法比擬的窮困和壓迫，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握在他們新主人——奧地利的封建地主的掌中，波希米亞貴族的繼承者所有的地產，只剩得三分之一而已。由於官方的禁止，捷克語言成了一種被認為卑賤的語言，僅僅在農民間通行着；統治者們都用的德語。苛稅，飢餓，愁苦把人口減削得只剩了一半。這樣，到了十八世紀，各處農民就都暴動起來了，整個的波希米亞像是一團大火似的捲入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甚至在布拉格的堡壘中，也經常發生着戰爭。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來臨，中歐的強權整個的崩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八日，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宣告成立。被奧地利

統治了三百年的波希米亞，終於恢復了它的獨立。

拉德堪尼在今日已是捷克共和國的政府所在地。但是現在外國的侵略重復降臨，這個國家的獨立又受着威脅了。這次的敵人，並不像哈潑斯堡人那樣，穿着廉潔的外衣，頂着帝國的皇冠，他的裝扮正是一九三七年時式的樣子：褐色的襯衣，手中握着皮鞭，他的目光也不是從南來的，而是自北面越過厄爾士山脈（Erzgebirge Mt.）發出的。他那著灰色制服的主將，現在就已經把戰爭最後的計劃想好了。在捷克境內，他的間諜密佈着，他的影子像一片黑雲似的籠罩了中歐，他把中歐汎德意志的舊夢又拾起來了。

柏林——華沙——維也納，包括在這個三角形裏面的，就是中歐的腹地。俾士麥曾說過：『獲得這三角形的，就是獲得了歐洲。』誠然，布拉格正處在波羅的海岸到亞特里亞海岸的中心點。以布拉格作圓心，布拉格到巴黎這一段作半徑，畫一個圓圈，則巴黎、羅馬、布卡拉斯（Bucharest）都在這圓圈上。所以，布拉格實在是歐洲的樞軸，也是法西斯侵略者垂涎的目的物，同時，它也使成為多事的歐洲底風雨表。無疑地，捷克獨立的破壞，就要成為世界大戰的開端。